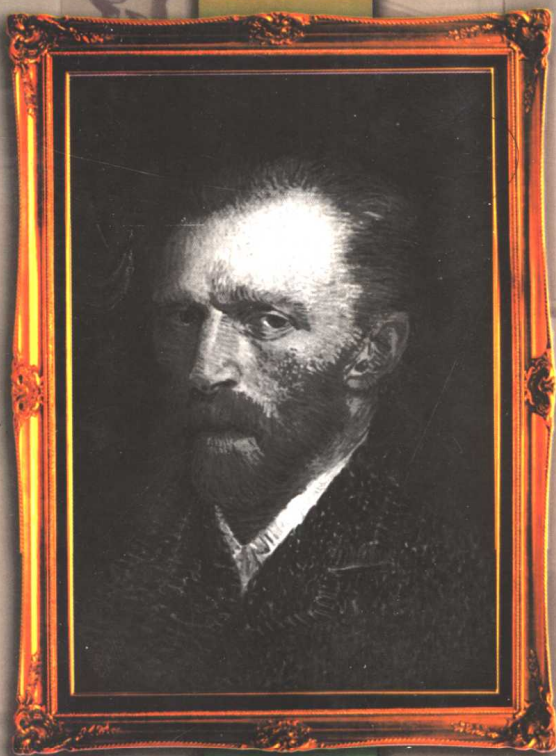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外国名人自传丛书



凡高自传

5.7

J.M.W. Turner
Jizhuo Congshu

凡高自传

平野 译 张岩冰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0334831

凡高自传

译者：平野
编者：张岩冰
责任编辑：朱建华
责任校对：路珠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7.75
字数：180,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44-8/I·1156
定 价：10.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后印象主义画家凡高时认为，凡高的一生“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他在画布上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好像用一种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涤洗净了，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以致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而每一片紫苜蓿田，都变成了化为无数朴素花环的阳光”。这一评价凡高是当之无愧的。

温森特·凡高 1853 年 3 月 30 日出生在荷兰勃拉邦的一个牧师家庭中。他的家乡是一个天空低垂、河流交错的平原，人们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个敬业的牧师，信仰虔诚，乐于助人。童年时的凡高生了一头红发，模样很难看，人很腼腆，不爱与人交往，却又容易动感情，在外人看来古怪又粗鲁。唯一与他相好的是比他小四岁的弟弟提奥。

在十二岁时，凡高曾在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十六岁时回到家乡。为了逃避小镇上的单调沉闷的生活和父亲教区里居民们刨根究底的追问，小凡高常习惯性地低着头，戴一顶草帽遮住他那显

眼的红发，在空旷的田野里游荡，低头的习惯使他的背都有些驼了。

古怪的温森特也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位家中的长子的出路问题。父亲家族的五兄弟中有三位是画商，他们都生意兴隆，其中一位还是著名的高比尔画店的主要合股人。与凡高同名的一位叔叔对凡高尤为照顾。凡高的父母先把他送到海牙，通过这位温森特叔父的介绍，他在巴黎高比尔公司海牙分号谋得了一个营业员的职位。他在那儿干了三年，工作很出色，二十岁时，便被调到伦敦工作，并学习英语。伦敦景色优美，工作也比海牙轻松，他有了大量接触各种艺术品的机会。他努力去欣赏和学习，并利用业余时间学着作画，画好寄给母亲和在布鲁塞尔工作的提奥。此时的凡高并没有打算当画家，而是通过阅读书籍和欣赏绘画求得精神上的满足。

二十岁的凡高开始恋爱了。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当他鼓足勇气向心中的恋人求婚时，才知道心上人已有未婚夫。这一打击影响了他的工作情绪，被开除出画店。

带着失望的凡高先是回到家乡父母的身边，然后在高比尔画店的巴黎分店谋得了一个职位。凡高在那儿仍不能摆脱失败的恋爱对自己的影响，他态度粗暴，直接了当地批评顾客的欣赏趣味，顾客对凡高很厌烦，凡高自然在巴黎分店无法继续干下去，两个月后遂被解雇。对巴黎这个繁华闹市，凡高也从心底里感到厌倦，他选择远离闹市中心的蒙马尔特市区，与一位英国青年住在一起，他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研讨。他也常去教堂，立志把一切献给穷苦人。父亲焦虑地来到巴黎，对他未来的职业提出许多建议，凡高均不接受；提奥劝他当画家，他也置之不理。他想回伦敦，也想献身宗教。

1876年4月，凡高再回英国，先是在伦敦附近的雷姆斯盖特当只管膳宿、不拿薪金的助教，教法语之外还兼到学生家收学费，他目睹了学生家的穷困，而不忍心再收取学费。后来到伊列瓦斯的一位美以美教士兴办的寄宿学校，在这儿他有了微薄的薪金，并与这位教士热烈地讨论宗教问题，他想当一位教士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1877年1月到4月底他在荷兰多德列希特当书店学徒，他的宗教热情不减，仍要求当教士，于是他便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大学里学习，准备进神学院。但是凡高实际上并不适应于正规的大学教育，他学习得很苦很累，最后决定放弃进神学院的考试，去当一位自费的福音传道士。

凡高来到布鲁塞尔后，在一个福音传教士学校学习，但三个月后他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被允许在比利时贫穷的波里纳日矿区做一位自食其力的传教士。在波里纳日，凡高不仅传教，而且时时救济穷苦者，他搞垮了自己的身体，却于六个月后因工作过分热情被教会解聘。

在回到已迁居埃顿的父母身边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矿区，开始像热心于宗教那样热心于绘画。后来他到了布鲁塞尔，自学透视和解剖，不断在博物馆临画。1881年，他又回到了父母身边，潜心画画，并爱上了刚刚丧夫的表姐。这次恋爱又以失败告终，凡高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去了海牙，跟随表哥毛威学画。

虽然他与表哥毛威相处得并不是很好，但他在海牙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并和当地的荷兰画家有了一些交往。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接受了他生平第一批订单——他为他的叔叔画了十二幅风景素描，并得到了三十法郎的酬报。这一时期，提奥每月寄给他一百法郎，资助他的生活。从此后，他的生活一直是由提奥资助

的。有一天，他在冬日的街上遇到了一位怀孕的妓女，他那颗被表姐伤害的心复活了，他不但付钱让这位妓女当模特，而且同她生活在一起，以极大的热情帮助她生活，怀着一种宗教的情感极力阻止她再重新去过妓女的生活。著名的素描《悲哀》就是以这位妓女为模特画成的。此时的凡高画了很多的素描，画了不少的农民写生画，也开始画水彩和油画。凡高在海牙的生活依然穷愁潦倒，为节省开支，他于1883年独自来到美丽的乡村德仑塞，然后回到已迁居纽恩南的父母身边。这期间，他画了大批的以织工为对象的作品，画成了名作《吃土豆的人》。这幅画颜色暗淡，画面看上去较为笨拙，但有一股力量。他反对学院式的准确，以有意制造偏差来改造现实，并以此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

凡高的父亲突然去世之后，凡高来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先是学习油画，但有一次，凡高在院长执教的油画班画摆着角力姿势的模特时，颜色涂得很厚，以至于颜料都掉到了地上。这惹怒了院长，他被赶到了素描班。在安特卫普，他有机会接触鲁本斯和一些日本名画，他笔下的色彩不再如以往那样暗淡。

1886年，凡高到达艺术之都巴黎，先是入科尔蒙画家，旋即又离开了那里。在到达巴黎之前，他对法国的画家了解很少，只知道米勒、杜米埃、巴比松画派和波蒂切利，他到达巴黎时正是印象派艺术的黄金时期，印象派对于色彩的理解使凡高大开眼界，他贪婪地欣赏印象派的作品，与印象派画家们探讨光线、色彩以及绘画新技术的问题等，他笔下的色彩也明亮起来。他画静物，画肖像，画小饭馆，除那幅有名的《囚徒放风》之外，他的画中很少有早期那种强烈的社会因素。在巴黎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与劳特累克和贝尔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虽然他的画风有

所转变，画技也有所提高，他画的画依然没人要。他习惯于用印象派的眼光来观察表现事物，但他又深感到自己对表达事物的本质的那种渴望与印象派的技巧并不一致。他内心充满苦恼，精神濒于崩溃。他的两幅自画像——《叼烟斗的自画像》和《戴灰色帽的自画像》就给人一种孤傲的感觉。

1888年2月，凡高告别巴黎来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在这个四天中三天刮风的燥热的南方小城，他看到了日本画家笔下的阳光和风景。在刚到阿尔的前三个月，他一口气画了一百九十余件作品，几乎是巴黎两年的总和。他画优美的田园风光，画盛开着鲜花的果园，画在故乡荷兰随处可见的吊桥。《阿尔的吊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宁静、清新，有着日本画的风格，正是凡高逃离繁华闹市后的心境的展现。阿尔的6月，有一派丰收的景象，从凡高的《收获的风景》中，我们看到了明亮的色彩，也仿佛听到了画家那激动的心跳。他画田园、画草原、画海滨、画播种的人，也画各种肖像，在忙碌中，凡高与自然融为一体。到了秋季，他又画了名作《夜间咖啡屋》，用色大胆且有表现力。向日葵是凡高喜爱的植物，他邀请他尊重的高更来与他同住，并为装饰高更的房间画了十二幅向日葵。

10月，高更到阿尔来与凡高同住，凡高高兴地与这位朋友生活在一起，一起作画，一起讨论，也一次次争吵。这些争吵对本来情绪就极不稳定的凡高刺激很大，圣诞之夜，凡高精神分裂，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送给相识的一个妓女，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时而住精神病院，时而住在他租住的黄房子里，尽量利用精神病发作的间隙作画。他举止失常，被当地人联名举报，被关进了监狱。

1889年5月，他来到了距阿尔25公里的圣雷米疗养院。他的

精神疾患定期发作，希望与绝望在凡高的生活中交替出现，他所能找到的唯一解脱办法就是作画。他画疗养院的花园，画圣雷米的风光，也画看守人的肖像。《星夜》是凡高这一时期的名作之一。画中背景是他在巴黎画静物和自画像背景中出现的漩涡图案，天空仿佛在翻滚，似火的丝柏与哥特式教堂相映成趣，整幅画面有着很浓的宗教味道，表明了作者内心的极度不安和一直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内心的纠结。

1890年5月，凡高离开圣雷米，途经巴黎小住后到阿弗尔疗养。阿弗尔的加歇大夫是一位印象派的爱好者，凡高和他相处得很好，并为他和他的家人画过肖像。精神病再次发作的苦恼和成为弟弟提奥的负担的负疚使凡高在画下最后一幅画《麦田里的鸦群》后，于5月27日开枪自杀，两天后去世。六个月后，提奥随他而去，兄弟俩都埋葬在美丽的阿弗尔河畔。

凡高在人生的短短的三十七年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并与高更和塞尚一起，成为后期印象主义的代表，其激烈的感情和强烈的色彩也为后来的野兽派和表现派所继承，在绘画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穷困之中，却用一颗火热的心去爱人类、爱自然、爱世界，自然他和他的作品也得到了世人的喜爱。

张岩冰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画商·教师

1 一、牧师的儿子

2 二、在伦敦的日子

4 三、不拿薪金的教师

10 四、书店的店员

12 五、准备上大学

18 第二章 失败的传教士

18 一、做好准备

20 二、贫穷的矿区

23 三、热心的教士

目 录

- 24 四、地底旅行
- 26 五、失败后的“游手好闲”
- 28 六、“理解上帝”与“爱许多事物”
- 30 七、倾热情于临摹
- 33 八、去看勃列东画室
- 35 九、希望画出人性

- 37 第三章 忧伤的恋爱
- 37 一、布鲁塞尔的“疯子”
- 42 二、“基督教新教的仓库”
- 45 三、海牙之行
- 46 四、“不，永远永远不”
- 48 五、恋爱与工作

目 录

51 六、毛威的指点

54 七、伤感的结束

57 第四章 在海牙的日子里

57 一、自己的画室

60 二、老师毛威

64 三、被遗弃的女人

67 四、有了一个家

72 五、“卖不出去的东西”

76 六、第一批订单

79 七、贫穷人画贫穷人

82 八、无情的剑

86 九、多种尝试

目 录

- 92 十、黯然离别
- 97 第五章 重返父母身边
- 97 一、美丽的德伦塞
- 105 二、“被收留的大野狗”
- 109 三、“自己赚来的钱”
- 111 四、织工
- 113 五、色彩——调子——生活
- 121 六、可怕的服毒事件
- 124 七、农民画家
- 129 八、《吃土豆的人》
- 135 第六章 从安特卫普到巴黎
- 135 一、神秘莫测的迷宫

目 录

- 138 二、寻找售画机会
- 143 三、在美术学院
- 148 四、在巴黎

- 151 第七章 在阿尔
- 151 一、四天中三天刮风的地方
- 154 二、阿尔的吊桥
- 155 三、春天的果树园
- 158 四、黄房子与向日葵
- 164 五、收获与播种
- 169 六、阿尔的人们
- 172 七、《夜间咖啡馆》
- 174 八、高更来了

目 录

180	九、邮递员鲁林
183	十、被监禁的“疯子”
195	第八章 疗养院中的生活
195	一、圣雷米疗养院
199	二、要画出比以前更好的画
204	三、向往北方
216	四、“但愿不要再发病”
222	五、加歇大夫
227	六、提奥来访后
230	七、巴黎归来
235	后 记

第一章 画商·教师

一、牧师的儿子

我的父亲是荷兰一个村子里的牧师。像爸爸那样的人，实在了不起，他往往在夜里提着灯笼走远路去看望一个病人，或者一个濒死的人；他与那些人谈“那个人”，那个人的话甚至在痛苦的黑暗中也是一盏明灯。在2月的后半月，我们与爸爸多么频繁地步行到雷斯勃根，谛听云雀在长着嫩谷物的黑色田野的上空鸣叫；光辉灿烂的蓝天上，飘着白云；然后是两旁栽着山毛榉的石子路——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或者更确切地说：啊，宗德尔！啊，宗德尔！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家庭，凭记忆所及，世代相传，总是有人传布福音。爸爸时常希望我能够传他的衣钵。

我十一岁上小学，一直上到十六岁。然后我想选择一种职业，但是不知道选择什么职业。由我的一个叔父介绍（他是高比尔公司的股东、艺术商人与版画出版商），我被安插在他在海牙的商店里。我在那里干了三年。我从那里去伦敦学习英文。

二、在伦敦的日子^①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盼望已久的房间，它不再有倾斜的天花板，也没有带绿色绳边的蓝纸。我与一个十分有趣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办了一所给小男孩念书的小学校。

我非常满意；我常常出去走走，我的住所附近一带很安静，空气新鲜，使人心情愉快；我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实在是我的好运气。

我在这里不像在海牙那样忙碌，我平日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星期六下午四点就停止工作。有一个星期六，我与两个英国人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河上的风景十分美丽。

虽然这所房子不像海牙的那所房子那样有趣，我住在这里或许会很好的；特别在以后，当卖画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候，对我或许会有一些用处。近来我积累了许多油画与素描，我卖掉不少，但

^① 1873年凡高二十岁时在伦敦画商高比尔公司工作。在这儿，他爱上了他的房东的女儿，他的求婚却遭到了拒绝。此时他的弟弟提奥在该公司的布鲁塞尔（荷兰）分店工作。本书主要内容来自凡高写给提奥的信，书中的“你”均指提奥，以下不再一一作注。